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编者按: 94岁的贺友直先生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又为“夜光杯”提供了一个聚焦上海滩市井生活的专栏“城市边角”。今起刊登,以飨读者。

物质第一性 精神第X性

贺友直

在离我家不远处,有两个摊,一个是书摊,一个是盒饭摊。书摊卖的是通俗读物,偶尔也有雅类。饭摊供应的是肉蛋豆类蔬菜,两个摊的销售状况可用两字形容——冷热不同。一个是从早到上灯少人问津,一个是凡到午餐时摊周围挤满人,马路两边停满车,以致人行道行人难行,车道难通车,何也?出租车司机午饭的“定点”供应处,据说是有关部门同意的。在此,我不为这发表议论,如今这书摊消失了,无人买书活不下去,当然只有收摊一途。

也是出版社的人。据说明今读纸质书的人少了,以致出版业萎缩了。由此回想起我年少时,父亲在外做事,给我订了一本《小朋友》,爱不释手。小同学争着阅读,待我小学毕业,四大名著除了《红楼梦》读不懂,其他三大全读过,外加《英烈传》《征东》《征西》等等,凡是觉得好看有趣的,似懂非懂囫圇吞枣如饥似渴,这都由于有强烈的文化饥渴,阅读为我打下了浅薄的文化基础。



城市边角

走进海明威故居,还只是在院内,便觉有一股生机勃勃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虽然房子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,但那三三两两在草地上玩闹的六趾猫,以及那游泳池里碧水倒映着的蓝天白云,都让人感到大师依在,似乎他此刻正在街上的“邋遢酒吧”豪饮还未回来。就说游泳池吧,这是大师亲自计划建造的。正在建造时,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,不得不赶赴西班牙内战的战场。等他从战场归来,看到已建好的游泳池总费用居然高达两万美金时,他边哈哈大笑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“便士”,风趣而又幽默地说:“这是我最后的一个便士,拿去当费用吧!”这个便士后来被埋在泳池边绿色柱子的玻璃板下,让人未进正屋便先在院中感受大师风趣的人生细节。还有六趾猫的故事也很动人,大师住在这里时最爱六趾猫,他为自己心爱的六趾猫取名白雪公主,让人画成油画挂在墙上,做成雕塑置放室中,还专门建了让猫饮水的池子,池子的上头是他从古巴带回的古老的西班牙橄榄瓶,而水槽却是他从“邋遢酒吧”带回来的。我去那天,恰好有几只猫在饮水,而这猫全是当年大师养的六趾猫之后代子孙,这就让人倍感亲近起来。



城市边角

在海明威故居

田永昌

海明威一生创作了包括《老人与海》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《永别了,武器》等大量享誉世界的优秀作品。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,曾作为战地记者多次奔赴战场采访。我看到了他身穿红十字会制服的照片,这是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伤后在意大利拍的。那时的他既年轻又潇洒,爱上了照料他的护士阿格蕾丝·冯·洛洛斯基,但求婚遭到对方拒绝。十年后,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《永别了,武器》。从故居悬挂的照片中看到,他曾在非洲追捕过大野兽,也在墨西哥暖流里捕获过大金枪鱼,他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,也有在各地旅行时结交朋友的情景。他特别喜欢收藏,主卧室的床头上方挂着米罗的名画《农场》,这是在巴黎旅游时专门从画家手中买下的。那只摆放在双层橱柜上的雕塑猫,是毕加索听说他爱猫而特地送给他的礼物。在他的写作间里,更可以看到他周游世界时带回的皇家牌老式打印机,古巴制作雪茄的椅子等各种收藏品。当然,作为同是作家的我,特别注意海明威的写作间。当年,他自己动手在阳台围栏上开了一个小门,搭建了一个从老厨房到写作间的狭窄通道。按照他每天清晨写作的习惯,一早就起床,便直接沿着这条通道从卧

室走到写作间来。大师还有个怪习惯,喜欢一条腿站着写作。写累了,就到街上的“邋遢酒吧”喝酒交友聊天。他的创作既很规律又无拘无束,完全是在拥抱生活享受生活中进行的。

海明威生于1899年,1961年在爱达华州肯德郡自杀逝世,时年61岁。作为一个先后获得过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,为什么会自己扼断自己生命的咽喉?他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,亲眼战争的残酷和血腥,也曾遭遇过坠机时的大难不死,当然晚年也有过重病在身的无奈和痛苦。有人试图从他的作品中寻找出自杀的蛛丝马迹。但这一切,在一个虽历经沧桑但对生活极其热爱和执着的人面前,是不应该成为自杀的理由的。而当我走进海明威故居时,真的不能理解和接受。

总是记着初次步入汉口路309号的情景:在门前伫立片刻,打量一番气度不凡的楼宇和宽敞的门堂,内心是有着浅浅的激动的。眼前似乎浮现当年史量才、黎烈文等先人的身影,还有,1949年的那一天,范长江、恽逸群等带着延安解放日报的报头走进这个门堂的时候,楼内外的人们一定都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。那是1984年夏天,我从旅居多年的福建来到沪上的这家大报报到,先在总编室过渡一段,而后便到了文艺部。

不久便有闽地友人到报社来看我,自然也要细看一番从历史中走过来的这些楼宇,——309号是申报馆所在地,斜对面的274号则是新闻报旧址,当年“三足鼎立”的还有一张时报,听报馆老人许寅说在靠近望平街(今山东中路)的四马路(今福州路)上。福建的朋友也是吃新闻饭的,便说看着这些大楼,心里头感到亲切和温暖,“你们在这里工作,不是不是有一点守护者的感觉呢?”

在报社待了一段时间,我对被称为中国报业发祥地的“报馆街”有了一点了解,有时候走在山东路上,举步移目,会想象这条小街在那些年代先后出现的大小报馆的情形,天铎报、民立报在哪个所在?民呼日报、民吁日报、时事新报、神州日报,设在哪些屋舍?还有

大共和报、警钟日报、苏报、晶报、立报……全盛时期,短短几百米的小街以及邻近街道拥有50家各类报馆,它们都在什么位置呢? (“孤岛”时期的文汇报在四马路,后移至圆明园路,新民晚报较早出现在圆明园路)昔日马路上报贩忙碌的身影中,有报纸的创办人从他们之间走过吧,比如章太

读书七章

郁钧剑

(一) 如果没记错的话,我读的第一本“大”书是《欧阳海之歌》,那时候上小学二年级。“阅读能使人充实”,这是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。我觉得阅读除了使人充实之外,还能使人进步。因为在我读完了《欧阳海之歌》后,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被革命的英雄主义所激动并鞭策着。



读书七章

(二)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没有书读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年代。当时仅有的可读的书,除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之外,还有的就是鲁迅先生的作品。我有一个少年好友,他的母亲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任职,经常偷偷地“偷”出许多名著来借给我阅读。像《红与黑》《茶花女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《约翰克里斯多夫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等

等,都是在那段时间,如饥似渴地读完的,并留下了好几本摘抄于书中的名言警句的笔记本。前几年,我有一个亿万富翁的朋友,做了一枚他公司的徽章,金灿灿的底上有一个大大的殷红的“A”字。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,他告诉我,一是“A”是他公司名字的头一个拼音字母;二是因为“A”在英语二十六个字母中排列第一,表示他公司样样要争第一。我问他你读过霍桑的《红字》吗?他说没有,什么意思啊?我说:“在那部小说里,一个通奸的女人,被世俗社会的惩罚,就是让她在胸口绣上一个大大的‘A’字。”后来这个朋友把这枚徽章取消了。

(待续)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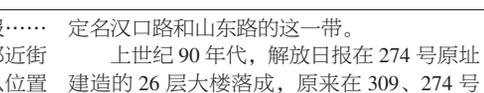
明月二三事

本雅明在逃亡的路上去世,那个城市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上,比利牛斯山脚下,叫包港。我路过它时,还未读过本雅明回忆柏林童年的书《驼背小人》,也未读过他更多的著作,所以很轻易就错过了。在模糊的93年夏末,只记得包港雨天湿漉漉的街道,和滚烫的热牛奶,还有边境小咖啡馆里,电视机在下午时分播放的肥皂剧,吵闹的声音,女主角哭哭啼啼。

但是,奇怪,多年后,《驼背小人》成为我最喜欢的关于柏林的书,本雅明对我来说不是哲学家,而是散文家,当意识到包港是他去世的地方,包港的点点滴滴就又浮现在眼前,那情形里好像还带着一股乡愁。

翻翻地来到摄影棚。同事们见了,都夸沈老师好有范儿!先生笑道,哪有什么范儿?多年糖尿病落下的足疾,不得不依赖拐杖。同事们都知道沈先生爱惜自己的形象,在大家心目中,他就是一位很有范儿的老头!

沈先生经常叮嘱我,纪录片要么不做,要做,就做站得住、留得下的好片。这些年,他对我的期许和要求,已经成为我做纪录片的一种态度。沈先生提议我不定期举办一些沙龙活动,邀请史学界的一些大家来喝茶、扯扯淡,激发创作灵感。2014年6月17日,伴随着栀子花香和普洱茶的馥郁,“拾珠沙龙”迎来了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专家。他们口吐珠玑,谈笑风



明月二三事

感念汉口路

沈扬

炎、蔡元培、于右任、柳亚子等等(宋教仁、章士钊等也曾在这里的相关报纸当主笔)。望平街,一条不起眼的街道,竟然同那么多的风云人物结缘,那些在“铅与火”的运作中产生的“时代的声音”,以不同的背景,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观点,记录着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的近现代历史。正如曹聚仁先生所说:从启蒙运动以来,每一个与政治活动有关的人物,没有不在望平街留下足迹的。

定名汉口路和山东路的这一带。上世纪90年代,解放日报在274号原址建造的26层大楼落成,原来在309、274号上班的员工,都集中到300号新大楼办公,上海报业协会和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则留在了309号。



感念汉口路

绍兴路是一条文化街,请看明日本栏。

一条路一个人